



母亲的『名言』

□岳秀红

母亲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是一个大字认不满一筐的文盲。文盲母亲生前说过许多有味道有意义的“名言”,是我们姐弟仨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名言。

“力气使了又长出来”

母亲是一个从不吝啬力气的勤劳农妇。爸爸在我们姐弟仨很小的时候动过胃溃疡手术,病愈后不能再干重活、累活。从此,赤贫之家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母亲仅凭自己一人的力气支撑起我们这个五口之家。

母亲的力气很多很多,我们三个子女从未见她有过哪怕短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地里的农活干完了,回家就是杂七杂八繁多的家务事;家务事总干不尽,还得忙里偷闲照管三个小孩子,母亲就这样在忙碌劳累中付出,使了又长出来的力气。我们慢慢长大了,多多少少可以替母亲分担一些杂事后,母亲就时常给我们姐弟仨讲:力气是长出来的,使了又长出来,人不要怕出力气。小孩子其实并不全懂这些话,但也自觉不自觉地听从了,非常主动地帮母亲干杂事细活。母亲看在眼里,总会笑着夸奖我们姐弟仨:懂事的娃娃!人靠力气吃饭,不怕出力气,长大了哪里都能有饭吃。就是因为母亲使了又长出来的力气,赤贫的我们家才能基本上温饱地度过饥荒年月,我们姐弟仨也才能够一个挨一个地上学读书并最终获得立身处世之技。

“吃得亏,打得拢堆”

母亲一辈子都让得人,不喜欢争不喜欢抢,不爱吵不爱闹,不贪便宜不抓小利小惠,别人让她一尺,她更是让别人一丈。母亲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吃得亏,打得拢堆,吃亏是福。

土地承包到户时,我家分到的地大多是偏坡荒地,别人家却很少。有人撺掇母亲找分地的干部闹,母亲没答应:偏坡荒地总得有人要,只要多在偏坡荒地出力用心,一定会有好收成。果然,凭着母亲和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动,我家的庄稼收成都不错,甚至比一些人还家还好。刚参加工作时,我回家就埋怨单位欺负年轻人,领导、职工都指使我打杂帮忙。对此,母亲一直开导我:年轻人多干些事应该。这点小亏,多吃才是福。听久了,我接受并认同了母亲的话,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后台的农家小子,就这样在单位迅速站稳了脚跟。

现在回头来看,母亲的人缘好是有缘由的。不论远亲近邻非亲非故或者老中青少,和母亲都友好亲密。在我们老家那个小山村,只有我们家从未和别家闹骂打架,家里也总是闹腾腾的人来人往充满欢声笑语。

“病缠懒人,人懒就得病”

母亲一生是劳碌命,她最看不惯最讨厌的就是懒惰和偷奸耍滑的人。母亲一天天忙忙碌碌干农活做家务为子女操心劳力,除了睡觉几乎没有一点时间休息,但她确实没有得过严重的大病,也没有因为大病大病住过医院。看母亲这么劳累,家里人和远亲近邻时不时劝她休息休息,不要累出病惹出痛。可母亲老是摇头讲:病缠懒人,人懒就得病!人勤快,病躲都来不及!我们姐弟仨上学、工作后,母亲反复要求我们的是:勤奋勤快,多出力多流汗。母亲说:人一懒,病自然生出来。病缠人,哪里读得好书(哪里上得好班)!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姐弟仨都做到了勤勤恳恳学习、工作,健健康康成长。

布鞋情思

□蒋延珍

曾经有老师鼓励我们农村娃好好读书努力考学,临近考试前,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穿皮鞋草鞋布鞋打泥脚杆,就看你们自己了。

老师口中的穿皮鞋就指跳出农门,能够穿得体的。如今跳出农门了,我反而对布鞋情有独衷。每每遇到布鞋店,总要进去逛一圈,不时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我的诸多皮鞋并不是穿烂而是搁坏的。春秋季是我穿布鞋的大好时光,由此特别惦念布鞋和给我做鞋的母亲。

当年,母亲为我们四姐妹做鞋的情景常常萦绕在脑海中。母亲空闲时就将旧衣裤拆洗一番,然后到生产队缝纫组捡些边角料。当布料集到一定数量时,母亲就会选一个晴天,先用麦粉搅好一大钵浆糊,再拆下门板,然后在它们上面刷一层浆糊铺一层布片,这样反复几次,铺三四层或五六层,曝晒一天,到傍晚干了取下来。这叫打布壳子,做鞋垫就用薄一点的,厚的用来做鞋底,一般还需要布壳重叠。晚上,母亲陪我们写作业时纳鞋底,她用自己搓纺的线或麻绳,密密匝匝地纳鞋底。鞋垫就用线扎成花形,鞋底厚实,母亲一边用钻针,一边还要用一颗粗的钢针牵引,加上顶针使劲。把麻绳使劲勒在手上拉紧,手会勒出深深的印痕。

最喜欢春天时母亲在洋槐树下和一些婶婶边摆龙门阵边做鞋的时光,我们在洋槐树下嬉戏玩耍看书,闻着甜甜的花香还可以摘些洋槐花吃,或者摘大黄角树的嫩叶苞吃。当时的大院子上中下分三梯级纵向排列,洋槐树及其它泡桐香樟树如士兵一般有序排列,这些给难得休闲的大

人们以荫凉,大院子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上面不远处是小学加初中校舍。小学当时是泥墙茅草房,石桌石凳子,下雨需要带斗笠。初中是横起的三排红砖瓦房,不管校舍怎样,朗朗的读书声总会吸引我们这群疯玩的孩子。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站定跟着读,母亲则脸露微笑喊我们走到教室跟前去学。

一天夜晚,母亲边纳鞋底边和父亲商量,老二快8岁了该读书了。于是,那年秋天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走进了学堂。冬天放假时我脚上冻疮烂了,走路又痛又痒,手上也长满了冻疮,母亲把我抱到太阳坝里晒太阳。寒从脚下起,母亲问我怎么不穿棉鞋呢?我见瞒不过,才说上次洗鞋时掉了一只河里,本来想伸手捞,无奈沉得太快。姐姐拉住我,告诉我水深危险,也后怕那小桥上曾淹死了洗衣服落水的女子。剩下的那只鞋在柜子里,母亲比对着那只鞋样,连续熬了三个晚上,做好一只棉鞋配好。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熬红的眼睛,还有手上被针扎的眼,她粗糙的手上皴裂出一道口子,被母爱包裹的我感到既幸福又心疼。

母亲每年一般给我们做双单鞋和一双棉鞋,加上做三叔叔爷爷的鞋,一大家子她就要做二十来双布鞋,还有绣花的鞋垫,因此母亲真不易。除了干农活,阴雨天手就不停。看到劳累的母亲,我总想让她多歇息一下。

多年后,子欲养而亲不在,遥寄一束康乃馨。当我有能力买皮鞋时,依然喜欢买布鞋,布鞋的舒适让我怀念母爱的温暖。

奶奶心爱的小木箱

□陈兰

每年清明时节,我都会带着奶奶送给我的小木箱去给她上坟。奶奶15岁时嫁给爷爷,共生育了12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却只有3个,两男1女。奶奶40岁不到便头发全白,她说自己命苦,白发是那早逝的9个孩子给她的“惩罚”。

奶奶孙子孙女一大群,唯独对我疼爱有加、百般依从。小时候,我常常与奶奶同枕共睡,陪着我们的还有她的宝贝小木箱。

小木箱大约二尺来长、半尺多高,涂着深褐色的土漆,上搭一件红色毛巾“外衣”,一把黄铜锁锁着,俨然一件老古董。黄铜锁的钥匙,奶奶就用红麻绳拴着挂在胸前,生怕我们偷拿里面的东西。

奶奶把小木箱视为珍宝。奶奶去世后,听父亲讲,那是曾祖母给奶奶的陪嫁,所以奶奶格外珍惜,像青春少女珍藏自己的私人日记一样,小心在意地珍藏着。每晚睡觉前,奶奶都要去摸一遍放在枕下的小木箱,也许里面有奶奶的秘密吧。

有一天,我缠着奶奶要打开小木箱,想看看里面有什么稀奇宝贝。奶奶说:“里面没别的,就有一把你父亲送给我的小纸扇。”年幼无知的我信以为真。童年的夏天,没有风扇、没有空调,也没有蚊香,父亲见奶奶常用大蒲扇为我扇风、驱蚊,怕伤了手腕,便买了一把折叠的小纸扇给她。每逢夏秋季睡觉和做作业时,奶奶就手持小纸扇轻轻地在我身后摇着。轻轻摇动的纸扇后面,是一阵阵凉风缓缓而来,蚊子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年少的我,在奶奶小纸扇的摇动下进入甜美的梦乡,也捧回一张张令奶奶开心的奖状,这里面载满了奶奶的爱和期盼。

1994年的夏天,我收到了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当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把喜讯告诉奶奶时,奶奶的脸笑得像绽开的菊花。她眯起眼睛翻来覆去地看那张录取通知书,好像手里捧着的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件稀世宝物,而这

个稀世宝物就是奶奶这么多年来用手摇纸扇为我摇来的。奶奶不懂中专是什么学历,但她知道了这份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10多天后,奶奶双膝突发疼痛,有时疼得彻夜难眠。奶奶怕影响我睡觉,从不发出呻吟声。父亲找来方圆十里有名的医生为奶奶医治,可仍然没有减轻奶奶的疼痛。父亲决定送奶奶到县上的人民医院医治,奶奶似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颤抖着声音小声说道:“等小兰上学后我再去。”

快开学时,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到外地去上学了。离家的那天早上,奶奶强忍膝盖的疼痛,非要送我到村口。一路上,我叮嘱奶奶早点去县人民医院看病,多保重身体,等我放假再回来陪她。正当我与奶奶依依不舍地告别时,奶奶突然把她那心爱的小木箱和钥匙一同塞给我,并叮嘱我:“带上它,到学校才打开。”

一到学校,我便急忙打开奶奶塞给我的小木箱,里面除了小纸扇,还有300元钱。那300元零零散散的毛票怕是奶奶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吧!我无法控制自己,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谁知,那次奶奶送我竟成了我和奶奶的永别。听说我走后的第四天,奶奶一个人在家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原本膝盖疼痛的她这次再也没能爬起来。父亲回家时,奶奶早已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后来听父亲说,奶奶送我,是她嫁给爷爷以来走得最远的一次路。那天晚上,奶奶很开心,絮絮叨叨地说,如果她真能活到小兰参加工作那天,她要坐汽车、火车,还想坐飞机,去那些大城市看看,也算不白活一生。

父亲说,奶奶不想麻烦任何人,离开时走得安详,脸庞微侧,向着窗户,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甜美梦乡。